



## 东南雄鹰在江南

◎李元冲

海门、启东地处苏中地区的东南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曾将海、启两地合并建立东南县委(曾称东南行署)。东南警卫团是由东南县委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组建于1941年4月。这支队伍虽只有几百人,但在海启大地上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数千次,不仅保卫了海启大地,而且紧紧拖住了海启大地上4000多

敌人的正规部队,使敌人分身乏术,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打起仗来如虎似鹰,让敌人闻风丧胆,故被称为“东南雄鹰”。东南警卫团在保护海启人民的同时,顾全大局,服从统一调度,曾先后多次赴南通、如东、崇明等地作战,为支援邻近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如此,东南警卫团还把支援

江南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作为己任,曾多次赴江南地区作战,并向江南地区输送人才、培养骨干分子,为江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和贡献。那么东南警卫团是如何支援江南地区的呢?由于这一方面史志记载的缺失,所以这段历史鲜为人知。笔者从江南、江北的档案里找到了一些资料,现作为一个引子,希望大家继续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天石



抗日战争时期的钱敏



解放战争时期的包厚昌

### 支援反“清乡”斗争

1941年日伪军调动了十多万兵力对我苏常太(苏州、常熟、太仓)、澄锡虞(江阴、无锡、虞西)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疯狂破坏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由于当时我们对“清乡”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敌人很快占领了我江南抗日根据地,江南各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多达数万人,逮捕、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整个江南成了敌占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江南各党政机关和抗日武装奉命撤到了苏北地区,少数留在江南地区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部转入地下斗争。

在此严重情况下,1942年,我苏中区党委奉命接管了对江南工作的领导权。苏中区党委立即组建了江南办事处(后称“苏中区六地委”),根据时任通海行署主任茅埏的建议,指派对江南比较熟悉和了解的任天石(时为通海行署副主任,后任常熟县委书记,1948年被国民党杀害)为办事处主任,另外配备了从江南撤过来的钱敏(曾任苏中区六地委书记,解放后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包厚昌(曾任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三人组成领导核心领导江南地区的抗日反“清乡”斗争。根据当时江南地区一片白色恐怖的实际情况,江南地区的抗日反“清乡”斗争主要是地下活动,打击一些分散的日伪军,并对汉奸卖国贼进行惩处。当时东南警卫团有一支锄奸行动队(又称短枪队),专门惩处海启大地上的汉奸卖国贼和分散的日伪军。江南办事处决定学习这种方法开展对敌斗争、惩处敌人。苏中区党委经研究,决定抽调东南警卫团的部分短枪队

队员支援江南,当时东南警卫团的参谋长兼短枪队队长黄辉和政委赵一德(时兼任东南行署公安局局长)坚决支持苏中区党委的决定,于是从短枪队50多名队员中抽调出了冯云生、徐林生、吴枫声、潘新(后牺牲在江南)等10多名骨干支援江南。并组建了一支江南行动队,行动队扎根在苏南地区,向日寇、伪军和汉奸开展了大小数百次的行动和战斗,打击了日伪、惩处了一批汉奸,为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保障新四军苏北和苏南的联络畅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 共同保卫胜利果实

1945年8月底,日寇投降,但当时日本鬼子尚未完全撤出江南,于是日寇、伪军和“忠义救国军”等串通一气,强占我江南战略要地,等待蒋介石前来“接收”。为了阻止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保卫江南人民革命斗争的硕果,我东南警卫团奉命抽调一个连(五连)支援江南。为增强五连的战斗能力,在当时武器弹药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东南警卫团给五连配备了3挺机枪,指战员所带的步枪全部换上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三八式、中正式,并配足了子弹,一式新的解放军灰色制服、帽子、头盔等,另外每人还各配备了4个手榴弹。于1945年9月渡江进白茆港,据钱伯荪(曾任常熟县县长,解放后任常熟县人大主任)回忆,当时“全连指战员几乎清一色是海启人,后来江南地区就以这支队伍为骨干,与常熟各区武工队以及虞西县调来的武工队合并,编成苏常昆太警卫团,这支年轻的队伍与数倍于我军的敌伪顽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攻打敌太仓横泾、常熟谢桥等据点的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五连连长、副指

导员,排、班及战士多人光荣牺牲,他们为江南人民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 建立秘密交通线

1947年8月,解放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江南被蒋匪军控制着,江南与苏中的联系遭遇极大的困难。为此苏中区党委决定建立一条秘密联系线,这个任务交给了东南县委和东南警卫团。东南县委和警卫团与江南的苏中区六地委迅速取得了联系,经过双方反复研究,东南县委和东南警卫团决定调一艘帆船给江南,作为江南、江北联系的交通船,并在交通船内改装了一个密舱,用于夹带秘密文件、书报、武器弹药,以及支援江南的经费等。这艘交通船以捉鱼、装货为掩护,来往于苏、常、太、澄、锡、虞和海启地区,构成了江南江北的一条重要的秘密联系交通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 培训干部战士

1948年5月随着江南地区党组织的不断壮大,华东区党委决定将苏中区六地委升格为中共江南工委。为此江南工委需要培训一批干部,并加强武装力量,苏中区党委再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东南县委和东南警卫团。东南县委将地处比较偏僻的中央镇(今启东市志良镇中央镇村)作为培训基地,江南工委将一批又一批干部、知识青年用秘密交通船运送至中央镇培训。东南警卫团为江南工委培训了一个警卫排,轮训了一批又一批干部和战士。在中央镇的培训共持续了半年时间,为江南培养了大批军地干部和战士,这批干部和战士回江南后都成了解放江南和建设江南的骨干力量。



## 沙维墉与沙钟璘的传记

◎彭伟

沙维墉是沙元炳的七世祖,据《屏北公传》,沙维墉,字屏北。其母邹太孺人生有四子。老大、老三、老四都过继给族人。只有维墉留在家中。他从小就很孝顺,以孝子贤兄的身份要求自己。沙家为“素封”——几代积累,变得富有,但是没有功名,地位逊色于权贵。沙维墉想要发展,但是受限于“徭役”(军役)的身份,只能变卖家产。邹太君帮助他管理家务,勤俭持家。家中井井有条,逐渐恢复生活。沙维墉重承诺,好施舍。附近上百户人家,有办婚事、丧事的,只要告诉他,他都出钱资助。有纷争的邻居,沙维墉总为他们调解。乡人都说他身为长辈,从不以老自居,说话从不失态。他唯有喜好读书、弹琴、种花、养鱼,自我娱乐。他还在龙游河边修建园林,种植梅花。梅林绕屋,他独处其中。半夜青灯一盏,光弱屋静,他如枯禅老衲入定。待到观赏花月或节日雅集,他携手亲朋好友,畅饮唱和,畅谈人生。沙维墉少年时曾入选国子监,与他的伯兄维基结交东南名士。他以文章气节自许。晚年,他回乡归耕江边,尤喜结交出家人为友,又以养性云游修学为己任。他感叹一生:为人纵然不能自奋读书成为天下名士,又怎么不能获得学识,恬静自守,回归乡土,成为一名善人呢?人们都称赞他:志趣高远。

另有《如皋市如城沙氏系简表》(2018年重修版)记载:沙维墉生于1607年,卒于1699年,享年93岁。其子绅襄公,生于1628年,卒于1710年,享年83岁。他不仅是迁居如皋城始祖,而且是沙元炳的八世祖。

《绅襄公》记载:沙钟璘,字绅襄,屏北公长子。自幼洒脱,从不人云亦云,诚实敦厚,崇尚义气。他很小就成为补博士弟子员,成绩优秀,闻名学校。直到乡试失败,他去北京读书,肄业于国子监,升为上舍。他再次参加考试,又失败。翰林院诸公都为他叹息,劝他勤劳从政。沙钟璘回答:“父母亲已老。清清白白地供养父母肯定是可以的,何必非要高官厚禄才能供养父母呢?”于是他返回如皋,早上做早饭,晚上忙晚饭,孝顺父母,又友爱弟弟,没有闲言碎语。沙维墉共有四个儿子,都已分得应有的财产,但是政府征收徭役,全由沙钟璘一人承担。算上从兄弟,沙家共有兄弟九人,沙钟璘还是老大。家人商讨家事,常常向他咨询。他整顿家务,家人和睦,侍奉老幼。家人也有抱怨,怨他喜好施舍。从三党(父亲、母亲及妻子的亲属)到朋友,凡事要钱,他没有拒绝过。从弟席公有事,被小人诬陷,危及他的生命。另一位从弟楚公挺身而出,向官府喊冤,证明席公清白。前后数年,此事连累沙钟璘,花费千金,才将此事解决。席公回到家乡,从不去钟璘家道歉。有人提及此事,他保持沉默,从无怨言。世人称赞他有勇有义。